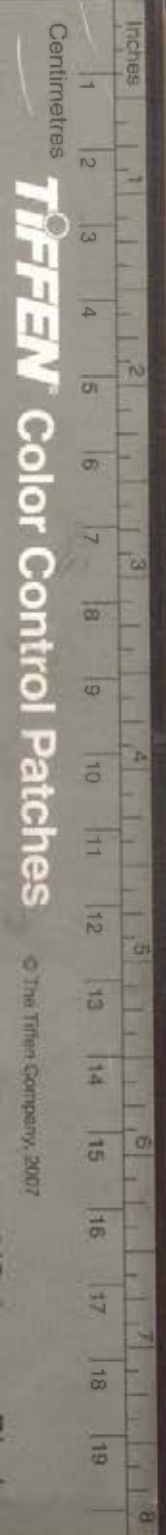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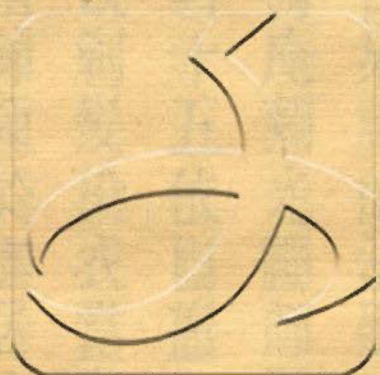


49.392  
8030  
2120

五燈會元



Centimetres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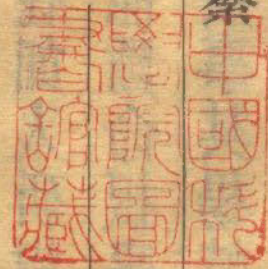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五

鉅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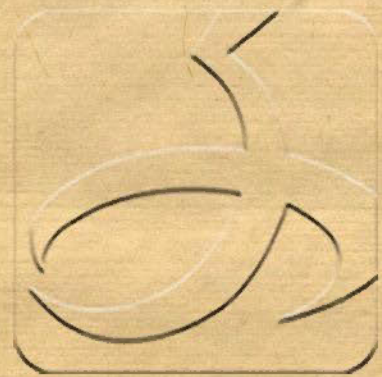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寡言笑  
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文慧禪師圓頂猶喜閱羣  
書一日曰既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耶遂  
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參黃檗祥高庵悟機語  
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  
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



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卽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愠而去翼日慧問汝還疑否師

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庵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癩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卻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卽大悟慧搥鼓告眾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

一撈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卻口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麼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爲甚如此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上堂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卻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復曰侍者收取拂子僧問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山僧今日困曰罔明爲甚麼卻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麼則劈開華嶽千峰秀放出黃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卜度

江州東林卍庵道顏禪師潼川人族鮮于氏久參圓悟微有省發泊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喜曰顏川綵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住後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鳥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爲甚麼卻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眾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

元五十五  
三  
曰鷓鴣語鶴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踔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上堂云圓通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須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奧所以道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參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大門風不能繼紹甘自鄙棄穿窬牆壁好不丈夫敢問大

眾無門之門作麼生入良久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上堂元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羣比丘各從其類此眾無復枝葉純有真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麒麟不爲瑞鸞鷲不爲榮麥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消得但願官中無事林下棲禪水牯牛飽臥斜陽擔板漢清貧長樂粥足飯足俯仰隨時箸籠不亂攙匙老鼠不咬甌算山家活計淡薄長情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三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日不是正中偏上堂客舍久畱連家鄉夕照邊簷懸三

月雨水沒兩湖蓮鏝漏燒燈盞柴生滿竈煙已忘南  
北念入望盡平川上堂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沈師  
子住所以旃檀叢林旃檀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  
一人爲主兩人爲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  
叉若羅刹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僧問香嚴  
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雖好  
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問如何是佛師曰  
汝是元固僧近前曰喏喏師曰視無襠袴無口問如  
何是佛師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和  
尚師曰誌公不是間和尚曰如何是法師曰黃絹幼  
婦外孫壻曰曰是甚麼章句師曰絕妙好辭曰如何  
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師曰玄沙  
和尚曰三寶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  
喬詐仙得仙僧呵呵大笑師乃叩齒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有  
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去家  
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  
付春風翠竹黃華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  
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  
羌峯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眾於

大乘嘗問學者卽心卽佛因緣時妙喜庵於洋嶼師  
之友彌光與師書云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款  
如何師不答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爲諸  
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  
卽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詰之曰你見解如此  
敢妄爲人師耶鳴鼓普說許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  
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旣爲  
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歸心弟子之列一  
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  
開口喜拈竹篋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  
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云今日方  
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云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  
斜懸奪命符瞎卻眼卸卻符趙州東壁挂葫蘆於是  
聲名喧動叢林住後上堂曰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  
於巨川句刻意意刻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劍  
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  
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巖頭大  
師向羗峯頂上拏風鼓浪翫弄神變腳跟下好與三  
十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  
胸襟當等閒至節上堂云二十五日已前羣陰消伏



泥龍閉戶二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華正當  
二十五日塵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遞相慶賀  
物外閑人袖被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冷湫  
湫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上堂懶翁懶中懶  
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先賢又誰管你地  
又誰管你天物外偷然無個事日上三竿猶更眠上  
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古人言州云諦聽諦聽師曰  
諦聽卽不無切忌喚鐘作甕室中問僧萬法歸一一  
歸何處曰新羅國裏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  
七斤甕曰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見後頭見僧乃  
作斫額勢師曰上座甚處人曰江西師曰因甚麼卻  
來這裏納敗缺僧擬議師便打

福州東禪蒙庵思岳禪師上堂蛾羊蟻子說一切法  
墻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旣精明聞中必透脫所以  
雪峯和尚凡見僧來輒出三個木毬如弄雜劇相似  
玄沙便作斫牌勢卑末謾道將來普賢今日謗古人  
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這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地  
獄且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  
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  
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

元五十五  
一意乖疏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  
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上堂臘月  
初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鱖鰈跳不脫  
又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薩摩訶薩春風  
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龍直透桃華浪會卽  
便會癡人面前且莫說夢上堂僧問如何是初日分  
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曰如  
何是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築著磕著  
曰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向下  
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一  
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沒交涉要會麼慚愧  
世尊面赤不如語直大小岳上座口似碌盤今日爲  
這問話僧講經不覺和注腳一時說破便下座上堂  
啞卻我口直須要道塞卻你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  
從天台來卻道泗州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  
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簷席帽  
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上堂談玄說妙撒屎撒尿  
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肇宗乘設或總不  
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  
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悻悻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

沒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  
無足若也祇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  
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上堂  
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不輟夜來一雨便涼莫道  
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若欲正提綱直  
須大地荒欲來衝雪刃未免露鋒銚當恁麼時釋迦  
老子出頭不得卽不問你諸人祇如馬鐙裏藏身又  
作麼生話會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  
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頭上是天腳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  
海水在汝頭上毒虵穿你眼睛蝦蟇入你鼻孔又作  
麼生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  
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上堂善鬪者不顧  
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旣獲坐致太平太平旣  
致高枕無憂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歸馬於華山  
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風以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  
樵人舞雖然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  
不得堯舜不知名渾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  
庭上堂閉卻口時時說截卻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  
絕最奇絕眼中屑旣是奇絕爲甚麼卻成眼中屑了

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上堂祖佛頂額上  
有潑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  
沒遮護一句絕言詮那吒擎鐵柱開堂拈香罷就座  
南堂和尚白龜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隨聲  
便喝曰此是第幾義久參先德已辨來端後學有疑  
不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  
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切忌  
動著曰祇如迦葉道倒卻門前剗竿著又作麼生師  
曰石牛橫古路曰祇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  
息也無師曰無這箇消息曰爭奈定光金地遙招手  
智者江陵暗點頭師曰莫將庭際柏輕比路傍蒿僧  
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已  
是白雲千萬里那堪於此未知休設或於此便休去  
一場狼籍不少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如無山僧今日  
失利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  
速禮三拜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師曰逢強卽弱曰  
何得埋兵掉鬪師曰祇爲闍黎寸刃不施曰未審向  
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敗將  
不斬問古佛堂前甚麼人先到師曰無眼村翁曰未  
審如何趣向師曰柳栗橫擔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初之京師依圓悟無  
所省發後隨妙喜庵居泉南及喜領徑山師亦待行  
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巖居士張公書師自謂我參  
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  
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  
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  
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  
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  
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  
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  
其要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馱箇死屍路上行師  
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  
宜進前吾先歸矣元卽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  
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住後上堂竺土大仙  
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久云八月秋何  
處熱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  
般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剎海放光動地是則是  
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壁立千  
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旁提電激雷奔崖頽  
石裂是則是猶落化門到這裏壁立千仞也沒交涉

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涉  
只這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  
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麼  
生道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上堂去年  
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  
十五少卻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卻去年  
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  
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  
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山麻三斤  
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六兩二百  
錢重更不少一釐正與趙州殿裏底一般祇不合被  
大愚鋸解秤鎚卻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  
但問取雲門乾屎橛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  
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回顧子細看來是甚  
家具咄祇堪打老鼠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上來  
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因甚麼  
卻不會良久曰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  
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問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疑通夕

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  
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  
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腳在拈棒  
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庵杲應庵華百丈震  
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  
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  
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  
所得瓦解冰消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  
辨主師曰中峯頂上塔心失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  
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  
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眾  
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難耐總是識情卜度未  
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  
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更  
爲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斗牛一踏鴻門兩扇  
開上堂七手八腳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見苦  
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  
底籃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  
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  
棘蓬底是甚麼人披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

前師住靈隱日孝宗皇帝嘗詔問道留宿內觀堂奏對機緣備於本錄後示寂塔全身於鄭峯東庵

常州華藏遜庵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腳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臘旦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世間出世間無剩亦無少遂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爲諸人出手去也劈面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知痛痒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巡堂喫茶去上堂舉南泉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云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祇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峯觀不足卻來平地倒騎驢

慶元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堂學佛止言真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覲體承當絕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撥攏始應知上堂良久召眾曰還知麼復曰敗缺不少上堂舉長沙示眾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



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  
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  
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師到靈隱請上堂靈山  
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  
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祇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  
方爲貴水到瀟湘始是清復曰適來松源和尚舉竹  
篋話今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  
篋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插  
觜大慧嘗舉靈雲悟桃華問師師曰靈雲一見兩眉  
橫引得漁翁良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鼈競  
頭爭師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胸中一點無  
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後示寂塔於本  
山

大滄法寶禪師福州人也上堂喚作竹篋則觸不喚  
作竹篋則背直須師子咬人莫學韓獪逐塊阿呵呵  
會不會金剛爛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憨布袋上堂干  
般言萬種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  
教錯卻山前路咄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  
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

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眾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鞠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既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泉爲慧拈香繼省慧於小溪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眾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慧曰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剗窟竈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卻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卻鼻孔卽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正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頰玉泉爲眾拈出師登座敘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似困魚止溲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則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

這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  
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  
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閑持  
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參侍妙  
喜至泉南小谿於時英後畢集受印可者多矣師私  
謂其棄己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  
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而有聞師入室  
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  
會師詬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  
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  
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  
出口吻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師趨丈室  
足纔越闔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鬚子這回方是徹頭  
也住後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與三十拄杖何  
故爲他祇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犁西  
家拽耙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祇會從空放下不  
會步步登高山僧怎麼道還有過也無眾中莫有點  
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  
檢不出布袋裏老鷄雖活如死上堂釋迦掩室於摩

元五十五  
竭淨名杜口於毘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  
跡聽而雨華大眾這一隊不啣嚙漢無端將祖父田  
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短一時花孽了  
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  
錫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  
來一時埋卻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  
生孝子國霸有謀臣上堂乾闥婆王曾奏樂山河大  
地皆作舞爭如跛腳老雲門解道臘月二十五博山  
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也要應箇時節驀拈拄杖  
橫按膝上作撫琴勢云還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云  
直饒便作鳳凰鳴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  
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大  
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  
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  
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祇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  
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第  
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慧室中問僧曰德山見僧  
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僧入門便道  
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

元五十五  
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劄僧擬  
議慧便喝師聞遽領微旨大慧欣然許之

温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林氏子初謁雪  
峯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契及依大慧於雲門庵夜  
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厯劫  
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  
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祇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  
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卻惺惺饑餐渴飲渾無  
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乙巳春出任能仁上堂有  
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腳下

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  
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華摘楊華眼裏瞳人  
著繡鞋卓拄杖下座上堂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  
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

真州靈巖東庵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  
是衲僧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  
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  
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  
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巖拄杖分敢問大眾且道爲  
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

十六峯青至今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心不見昔  
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然搭上唇豎起拂子  
曰祖師來也還見麼若也見得卽今薦取其或未然  
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  
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被學人橫穿凡聖擊透  
玄關時又作麼生師曰海門橫鐵柱問如何是獨露  
身師曰牡丹華下睡貓兒

建康府蔣山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參妙喜  
於回鴈峯下一日喜問之曰上座甚處人師曰安州  
人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厮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

喜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著鯁師打筋斗而出  
喜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  
曾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  
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  
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  
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  
大丈夫事者麼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  
破好便下座一日畱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  
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奇語  
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

大喜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  
無寸土萬壽卽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  
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  
根苦

潭州大瀉了庵景暈禪師上堂雲門一曲臘月二十  
五瑞雪飛空積滿江山塢峻嶺寒梅華正吐手把須  
彌槌笑打盡空鼓驚起憍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  
怒阿修羅王握拳當胸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  
峯前亦曾錯舉

臨安府靈隱誰庵了演禪師上堂面門槩破天地懸  
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  
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

秦州光孝寺致遠禪師上堂舉女子出定話乃曰從  
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  
門前依舊夕陽斜

福州雪峯崇聖普慈蘊聞禪師洪州沈氏子示眾云  
旃檀叢林旃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虎狼叢林  
虎狼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大眾四種叢林合向  
那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

成佛作祖其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  
年長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州人姓何氏僧問鏡清六刮  
意旨如何師曰穿卻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卽穿無  
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賊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  
塵師曰筠袁處吉頭上插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  
曰石城虔化說話廝罵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  
眉果閬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福  
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瀾左蠡無  
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曰

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臨安府靈隱最庵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  
虎南山鼈鼻虵等閑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  
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  
空鼓大地不容針木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  
者甜兮苦者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  
泉翫月公案師云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  
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鉤線南泉  
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卽今莫有絕羅  
籠出窠曰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



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建寧府竹原宗元庵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慧分座  
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  
結茆號眾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示眾曰若究此  
事如失卻鑰匙相似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噁在  
這裏開箇鎖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  
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示眾曰諸方爲人抽釘拔楔  
解黏去縛我這裏爲人添釘著楔加繩加縛了送向  
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示眾曰主法之人氣吞宇宙  
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  
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豎亦未爲分外一日  
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  
獨尊師乃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垂語云這一些子  
恰如撞著般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他便殺了你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默究竹篋話無所入  
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  
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  
裏祇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卻卽禍事  
慧後問師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師  
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温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開堂  
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  
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  
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剎相望星分派別以至今日累  
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眾前無風起浪向第二  
義門通箇消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  
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覲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  
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  
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  
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  
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  
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  
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床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  
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歩蓋色騎  
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  
節因緣敢問諸人卽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  
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尼問如何是佛師  
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問言無  
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曰未屙已前墮坑落漚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

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參諸老已入正  
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山初參石頭後見馬祖  
因緣師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穢隨至  
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  
何曰恁麼也不得嚇噓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噫哩  
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嚇噓噫哩娑婆訶慧舉  
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卻是莊子註郭  
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  
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卻  
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  
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  
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  
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馮公大驚慧挂  
牌次師入室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爲甚麼卻去莊上  
喫油資師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個消息慧  
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  
爭奈油資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  
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上  
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  
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論設使用

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擣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  
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  
山付囑俯徇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  
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眾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  
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眾各轉大法輪  
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  
名爲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  
裏轉大法輪乘持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  
周徧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  
不動步遊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  
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個儻  
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  
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上堂舉雲門示眾云十五日  
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  
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  
地覓幽玄祇管鉢盂兩度濕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  
說權說實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  
樣爲甚麼卻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  
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贓叫屈山僧今日  
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尼問如何是奪人不

奪境師曰野華開滿路徧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  
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  
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  
首透長安曰如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華舟橫  
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五

音釋

穗 徐醉切音遂 算 必契切音劇 竭 戟切音居六  
禾成秀也 閉徹算也 履戲也 鞠 居六切音  
菊問 餛 古杏切梗 暈 禹溫切音運 閬 郎宕切音  
鞫也 去聲魚骨 日旁氣也 浪地名  
嚴人蔚捐資敬刊此卷計字壹萬零九百五十三  
光緒三十三年冬月長沙刻經處識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六

鉅九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  
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  
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  
之要明日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  
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  
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

是否清曰然公曰爲甚麼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  
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  
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卽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  
畱蘇氏館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  
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  
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腳痛有玄沙屈明謁法印一禪  
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尙禪  
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尙批公頰公趨前尙曰張學  
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祇如此和尙又作麼  
生尙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  
倒桌子尙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  
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願尙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尙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  
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尙答曰從來  
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  
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尙於東庵尙  
曰浮山圓鑑云饒你人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  
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  
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  
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

門有人持以語尙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參政  
劉公請慧說法於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  
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  
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  
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論乎慧曰不見小說  
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闔守有畫像  
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闔  
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  
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慧始許可  
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鈞者意慧議及朝  
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  
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  
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自嶺下侍舅氏歸  
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  
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  
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旣  
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  
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  
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  
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

舅氏日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  
 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  
 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  
 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  
 師莫聞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  
 下衲僧無口縱饒擦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我  
 腳何似驢腳又被藕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  
 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  
 年三灾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煞得工夫公設心  
 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

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爲乳  
 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  
 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  
 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  
 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  
 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  
 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掃  
 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惑鷄子便到  
 新羅國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



元五十六  
照爲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眾舉趙州庭栢垂語  
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  
語敢問大眾既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卻特地尋言  
語良久曰當初祇道節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  
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  
扣籌室承擊發蒙滯忽自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  
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  
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  
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  
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  
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  
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  
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  
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卽應不  
留罣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  
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  
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擴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  
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修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  
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

元五十六  
恁麼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  
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  
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參眞歇了禪師得自受  
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眾入室慧舉  
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篋便打公無對  
遂畱咨參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  
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卽辭去道  
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  
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  
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慧卽說偈證之曰通身  
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厮兒便  
是當年白拈賊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  
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篋話至葉縣近前  
奪得拗折擲向塔下曰是甚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  
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絕句曰擬嚼殘頭  
蠟驚香卻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眞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  
爲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畱謙以祖

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篋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真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道概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

虎邱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邱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日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九年面壁壞卻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卻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

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  
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咬  
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  
和尚將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己前水長船高十五  
日己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  
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悉皆歡喜謂  
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踴躍遂  
作詩一首舉似大眾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  
曾停被我捉來摘卻兩邊翼恰是一枚大鐵釘上堂  
若作一句商量喫粥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

坑裏蟲子笑殺闍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  
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  
刻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  
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臭糊糝  
價增十倍驪龍領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  
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搥胷未是苦在上堂飯  
籬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觜黃河三  
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華鶴勒那咬定牙  
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  
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卻帖上堂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  
不知那裏是二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  
濺梵天四天之下霈然有餘玉皇大帝發追東海龍  
王向金輪峯頂鞫勘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  
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上  
堂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牆靠  
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虵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  
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  
生直饒拈卻臍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  
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  
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  
咬定牙關踣跳也出他圈積不得何故南泉斬貓兒  
上堂云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  
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卧是  
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  
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  
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  
堂云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  
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二千暮打八百驀  
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

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  
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僧問婆子問巖頭呈撓舞棹  
則不問且道婆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  
下意旨如何師曰燒磚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  
尚如何對他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買帽  
相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巖頭曰割師曰杜撰禪和曰  
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  
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賣弄曰巖頭當時不覺吐舌  
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歡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  
法身雲門曰華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問

祇這是埋沒自己祇這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一一途和  
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箸撐虎口曰一言金石談  
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曰莫謾老僧好問人皆畏  
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  
師曰倒戈卸甲虎邱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這  
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卻干戈  
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象木懸羊頭賣狗肉  
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曰千古令人恨  
轉深師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  
爲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



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日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無限清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說話大似預搔待痒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板管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齋川和尙爲落髮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劍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袒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腳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向

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卻來山僧手裏首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柳栗到處行腳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拶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遊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入寂眾求偈師瞪目下視眾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



於金斗峯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喝一喝曰  
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畐畐塞塞了  
也若乃放開一鍼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鼉鼉  
魚龍鰕蟹蚯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  
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白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  
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唇眉毛不在眼下還相  
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

大瀉泰禪師法嗣

潭州慧通清旦禪師蓬州巖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值  
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  
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  
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  
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  
好與一坑埋卻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瘡  
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餽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  
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  
師子遊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  
不起衲僧願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  
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佛性和尚忌日

元五十六  
上堂三腳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  
雙雙魚粘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清風其奈出  
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  
勘證見根源糞掃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  
君莫謗先師好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幼爲比丘壯遊講肆後謁圓悟  
於蔣山時佛性爲座元師扣之卽領旨逮性住德山  
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曰千里馳來不辱宗風  
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師曰覲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  
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

底響師投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  
蔣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  
此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  
一覽座便喝師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  
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師以書復打一  
下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  
眼曰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  
龍象蹴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爲甚麼打  
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曰未  
在卻顧師問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

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  
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  
書祖曰書裏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  
甚麼師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  
師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  
在和尙會下去祖曰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  
置來祖乃將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曼多沒陁南  
師近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回德山曰佛果佛眼皆  
有偈送之未幾靈巖虛席衲子投牒乞師住持遂師  
法焉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爲畱礙所以守其  
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  
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窠  
此乃學處不玄盡爲流俗到這裏須知有般中透脫  
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  
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  
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  
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  
不是臨時學得來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緣乃曰  
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已要識祖師麼撥動乾

元五十六  
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  
嘉聲

成都府昭覺辯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  
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  
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姿挺異  
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庵密  
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  
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華落歲窮拾得斷麻

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  
以住山樂吾事邪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  
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  
吾道將行卽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云圓通不開  
生藥鋪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  
身冷汗流上堂單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  
劫住五日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  
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據鼎不  
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卻於今時大官路上  
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

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咬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錮  
鏘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蟇化龍下梢依舊喫  
泥喫土堪作甚麼上堂中秋八月旦庭戶入新涼不  
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恩可參臨濟禪  
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窮厮煎餓厮炒大海祇將折  
箸攪你死我活猛火然鑪煮佛喋恁麼作用方可撐  
門拄戶更說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僧  
問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峯云待汝  
出網來卽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三  
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  
持事繁又作麼生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曰祇如雪  
竇道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  
是罕遇作家意又作麼生師曰陣敗說兵書曰這棒  
是三聖合喫雪峯合喫師以拂子擊禪牀曰這裏薦  
取示眾云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鳩鳥落水  
魚鼈皆死正按旁提風颭颭地獨步大方般活在我  
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  
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知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  
金鍼度與人示眾云觀色卽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  
觀空卽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

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  
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  
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動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  
麼總是觸體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  
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堂舉臨  
濟示眾四喝公案乃召眾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  
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  
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  
寶劔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

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  
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虵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  
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  
會不得上堂年年浴佛在今朝日擊迦維路不遙果  
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驀頭澆上堂熱月須搖扇  
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堂道生一  
無角鐵牛眠少室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生三  
梁間紫燕語呢喃生三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  
添少處滅大蟲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驪  
龍明月珠是則是祇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

麼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壺拍禪牀下座僧問  
如何是卽心卽佛師曰鼎州出獍爭神曰如何是非  
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師曰窮坑難滿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曰謝供  
養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  
音者知音旣遇未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  
鼓響曰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  
和身搯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  
曰淚出痛腸曰真金須是紅爐煨白玉還他妙手磨  
師曰添一點也難爲室中常舉苕帚柄問學者曰依  
徧苕帚柄髣髴赤斑虵眾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  
示以頌曰依稀苕帚柄髣髴赤斑虵棒下無生忍臨  
機不識爺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  
公逮夜半書偈辭眾曰鐵樹開花雄雞生卵七十二  
年搖藍繩斷擲筆示寂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也佛涅槃日上堂  
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釘橛四十九年  
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缺盡力布網張羅未免  
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槲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  
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

誰把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參  
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窗從此庵發明已事後  
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歸住平田  
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書召堂及國清瑞巖主僧  
有訣別之語堂與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  
卽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  
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  
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水火風因緣  
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己有大丈夫磊磊落落  
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  
慶贊去畱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  
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  
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  
伏惟珍重置筆願簡堂曰某坐去好卧去好堂曰相  
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卧耶公笑曰法兄當爲祖道  
自愛遂歛目而逝

靈隱遠禪師法嗣

慶元府東山全庵齊己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舉修  
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  
非裏薦取召大眾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



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黎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  
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  
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  
少識人多處是非多蓮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雞皮  
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躑躅疑殺木上座直饒  
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  
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  
茶去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  
得不濟事復曰噫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  
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麼當面

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倒障拔猶豫箭  
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諂曲  
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腳向佛祖踐履不到  
處進一步開卻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  
善導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  
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上堂久雨不晴  
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  
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

覺阿上人日本國滕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

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  
 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  
 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  
 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  
 名行真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  
 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遠公禪師  
 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  
 及眾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  
 開示海曰眾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  
 何而有海便打阿即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遊金

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

旋靈隱述五偈敘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

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徧草鞋破水在澄潭

月在天其一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

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其二妙處如何說向人

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裏幘頭孤路

行其三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

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四其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

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五其

海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寺泊通嗣法書海

已入寂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參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  
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與超然居士  
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貓兒  
狗子公曰爲甚麼贊卽歡喜毀卽煩惱海曰侍郎曾  
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海曰向  
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  
曰開口底不是公罔然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  
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  
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  
曰也祇得一橛

知府葛郟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  
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庵令究卽心卽佛久無所  
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庵曰居士太無厭生  
已而佛海來居劔池公因從遊乃舉無庵所示之語  
請爲眾普說海發揮之曰卽心卽佛眉拖地非心非  
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畱旬  
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  
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  
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庵肯之卽遣書頌呈佛

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旣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邱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卽是證母卽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華藏民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峯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自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信旣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峯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啟悟卽首肯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眾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劔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

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刹後再  
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  
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  
道後來真淨禪師初住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祇  
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  
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  
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  
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  
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  
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  
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  
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  
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  
一時不是顛預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  
蟲裏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  
何辨主頭云銅沙羅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  
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祇對他道  
天寒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  
雪深一尺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  
夜著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卽妄明心道

轉迂桶底趨窵無忌諱等閑一步一芙蓉師至徑山  
彌浹孝宗皇帝召對選德殿稱旨入對日賜肩輿於  
東華門內十年二月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  
師年邁益厭住持十五年冬奏乞庵居得請紹熙元  
年十一月往見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  
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雞鳴時九  
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畱七日顏色明潤  
髮長頂溫越七日葬於庵之西岡諡慈辯禪師塔曰  
智光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華殘此夜  
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  
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恁麼說話成人者  
少敗人者多

文殊道禪師法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道禪師於大別  
未幾改寺爲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  
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卽說偈曰沔水江心喚  
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  
一路行住後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

日十字九乖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有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翻鼻孔始得上堂達磨祖師在腳底踏不著兮提不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會看麻李公會使藥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著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豬次忽洞徹心源卽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豬時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腳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何山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巖了贊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腳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咄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闡所至挂鉢隨眾參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訴曰某祇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畱著使用而今不了不

當後去忽被他換卻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  
斬貓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  
燈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貓兒不知走卻自家狗子  
公於言下如醉醒燈後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  
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祇依著義理  
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資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  
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六

音釋

那

補禾切音丙和適貌

警

匹茂切音警然暫見也

錮

古慕切音顧鑄塞也

鎔

力故切音

路喋

達協切音喋喋利口也

鍼

諸深切音針箴亦作針箴

郊

徒藍切音談國名又邑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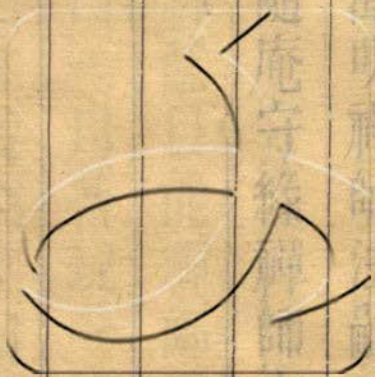
叱

尺栗切音嗚大詞爲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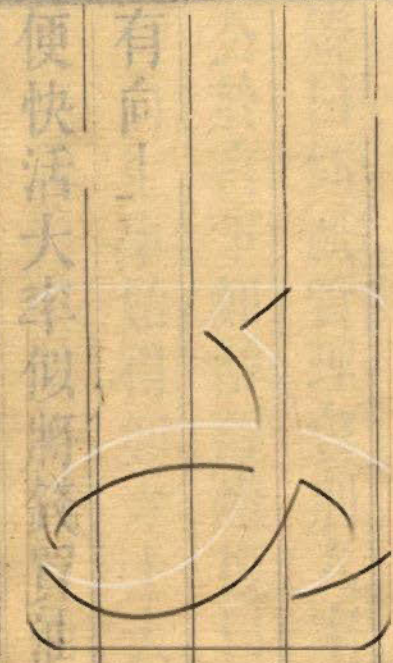
箇

嚴人蔚捐資敬刊此卷計字壹萬零八百五十二

光緒二十四年戊申春月長沙刻經處識







便快活大李似...

是滿地亦可笑也...

五箇會元卷第五十七  
人葆能資婦氏此卷情字壹萬零八百五十二

音只栗母音獸

只栗母音獸... 只栗母音獸... 只栗母音獸...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七

鉅十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南嶽下十六世

泐潭明禪師法嗣

漢州無爲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十三病

日去依棲禪慧日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峯值峯上

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月普現一切

聞釋然領悟住後上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

水會萬歸一一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

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

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  
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  
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  
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  
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  
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  
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  
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經  
行坐臥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  
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卻有迷  
有悟要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龍翔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禪庵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  
習講久之棄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  
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  
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參三年  
方得旨趣往見佛性機不投入闔至鼓山禮觀便問  
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語  
師卽領悟住後僧問應真不借三界高超卽不問如  
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曰擡頭須

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位真人在甚麼處曰老大  
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

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徧參諸老  
晚依竹庵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高庵悟南華曷  
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庵徒閩之乾元師歸省次庵  
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  
師乃釋然述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  
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庵首肯住後上堂釋迦  
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  
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剗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  
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  
諸人須是豁開胷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向十字街  
頭普施貧乏眾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  
飽人喫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槌豎拂祖  
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衲僧面前望梅林  
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卻之乎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  
三世諸佛命脈中六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爲諸  
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元五十七  
三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全機敵  
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  
三不露鋒鋌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  
人之罪以罪加之土堂舉乾峯示眾云舉一不得舉  
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  
台來卻往徑山去峯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相  
見不須曠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  
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貓兒擲師懷中  
師擬議庵攔臂踏倒於是大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  
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卻萬古長空不可以  
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  
畏炎熱我愛夏日長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與  
不會切忌承當

南康軍雲居普雲白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十九試  
經得度畱教苑五祀出關南下歷扣諸大尊宿始詣  
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  
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  
得人譯之復策火示之曰我爲汝譯了也於是大法  
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

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庵遣師依佛眼眼  
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  
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  
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烏巨行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上堂風動邪幡動邪風鳴邪  
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西天一隊黑漆  
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山僧不奈何起後也打  
鬪瓠子曲彎彎冬瓜直籠侗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  
解夏時右眼八兩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

想直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之  
弩不爲鼯鼠而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一鎚卸  
卻學者胷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維那曾中興化此  
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宗異日非惟孤負興化亦  
乃克賓受辱若是臨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  
見同參今日傾腸倒腹遂卓拄杖喝一喝曰還知先  
師落處麼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上堂言發非聲是箇  
甚麼色前不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  
信州龜峯晦庵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暑氣如  
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人這箇未

是煩惱更有已躬下事不明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  
師煩惱要爲諸人吞卻又被咽喉小要爲諸人吐卻  
又被牙齒礙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  
不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了  
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峯庵主到這裏煩惱不肯住南  
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  
自己查梨煩惱鉢盂無柄龜峯今日爲他閑事長無  
明爲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  
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  
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瞋睡殊不知家中飯糲鍋子  
一時失卻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看

眞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雪堂於烏  
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  
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  
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上  
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  
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嘗頌臺山婆話云  
開箇燈心皂角鋪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  
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  
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也上堂韓信打  
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尾靈龜既然席  
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裹革煙塵自靜我國晏然四  
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牛閑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  
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上  
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爲舉嶺頭漠漠秋雲樹  
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卻南山猛虎雖然有

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  
你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中問學者蚯蚓爲甚麼化  
爲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  
端更度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  
鄂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  
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令處著一把火便  
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  
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

上行石壓筍斜出岸懸華倒生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室次堂  
問貓兒爲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  
然因命分座

黃龍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案乃曰  
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  
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  
是你

西禪璉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上堂曰秋光將半暑  
氣漸消鴻雁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撼翻玉  
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  
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  
秋

淨居尼溫禪師法嗣

溫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觀音  
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鷓子過新羅石火  
電光追不及咄

大滄果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開堂日問  
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眾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  
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其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  
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  
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  
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豎  
說祇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  
徑徹證根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爲至道一句來一句  
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  
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真箇  
以行腳爲事底纔有疑處便對眾決擇祇一句下見  
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  
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唇皮胡言漢語  
來所以南院示眾云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  
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  
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  
是你問處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  
因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  
卽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  
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

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定曰你會也師乃召大眾曰  
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眾  
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卻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  
之恩共助無爲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  
不出依前祇在架子下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  
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爲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  
大眾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  
荆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  
象土宿跨泥牛參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  
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含元殿上更覓長安  
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  
後趙婆酤醋上堂宗乘一唱殊途絕萬別千差俱泯  
滅通身是口難分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僧問  
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  
利動君子曰爲復棒頭有眼爲復見機而作師曰獼  
猴繫露柱曰祇如三聖道你恁麼爲人瞎卻鎮州一  
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問行腳逢  
人時如何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行腳不逢人時如  
何師曰虎咬大蟲曰祇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作麼  
生師曰水浸鋼石卵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

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我逢人則  
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綿裏秤鎚問不落  
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廬山五老峯曰不味因  
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祇如不落  
不味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劔逼人寒問初生  
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  
何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曰祇如僧又問投子急水  
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曰念念不停流又作麼生師曰  
水晶甕裏浸波斯問楊岐道三腳驢子弄蹄行意旨  
如何師曰過蓬州了便到巴州

潭州大滌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  
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  
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  
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  
拄杖下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  
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  
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  
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電迸火  
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

隨來也曰巖頭密啟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啟處師  
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雖然如是祇得三年三年後  
果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噤呢噠喇吽噯吒臨示寂  
上堂拈拄杖示眾曰離卻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眾  
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  
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萬象之  
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起拂子曰到江  
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  
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  
裏是這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卻言句請  
師直指師豎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  
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卻指急回眸青  
箬笠前無限事綠簑衣底一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庵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上堂天  
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  
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祇如夜半華嚴池吞卻楊  
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

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  
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隆興府石亭野庵祖璿禪師上堂曰喫粥了也未趙  
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  
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渾塌  
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厦相逢攜手上高  
山作者應須辨真假真假分若爲論午夜寒蟾出海  
門

潭州石霜宗鑒禪師上堂曰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  
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  
會增瑕類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  
在青山外

石頭回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蓬庵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上堂舉  
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  
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華

南嶽下十七世

教忠光禪師法嗣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堂拈  
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

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踪彌勒急走千  
里文殊卻知落處拊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  
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華生確觜上堂千家樓閣  
一霎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得  
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舉金剛經  
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  
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  
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華僧問先佛  
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瑠璃鉢內拓須彌  
僧便喝師便打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  
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參大慧於徑山謁雪巢  
一此庵元入閩畱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  
眾解職歸前資偶舉香巖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  
呈忠忠舉玄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  
喜卽辭往梅陽服勤四載任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  
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  
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概特達丈夫爲宗門  
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  
段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霸問話者

三十棒慣能說訶說夯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  
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腳下著匣你  
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  
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廝誑混源今日恁麼批  
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  
辨看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  
平地擺魚蝦遼天射飛鷲跛腳老雲門干錯與萬錯  
後示寂塔于本山

東林顏禪師法嗣

荆南府公安遜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灑盡野狐涎趨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  
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鷲阿呵呵  
露風骨等閑拈出眾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上  
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雁叫喚起未惺  
人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豎指因緣  
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  
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  
院義堪爲師首參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

眾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鑑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啟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被攔臂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呈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

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半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峯示眾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峯話作兩橛旣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腳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卽是三年逢一閏雞向五更啼上堂舉卍庵先師道坐佛牀斫佛腳不敬東家孔夫子卻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卽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蘭蕙拾華針六代祖師



有裏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不  
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庵受智者請引座曰  
南山有箇老魔王炯炯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  
祖牙如劍樹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  
山畔與嵩頭陀傳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  
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  
道既是善知識爲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  
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庵

婺州智者元庵真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初依成都  
正法出家具戒後遊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  
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  
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  
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  
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  
爲不遜乃叱出師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挂搭時止庵  
爲西堂爲眾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  
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曾曰佛亦是塵師  
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  
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  
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

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卍庵深  
肯之

西禪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未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未  
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  
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  
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住後  
上堂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  
嶮峻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覩地  
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

犯鋒鋦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祇如本分全提一句又  
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  
橫行上堂舉睦州示眾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  
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卻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  
皮厚多少未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  
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不入處始得上堂拈拄杖曰  
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  
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  
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  
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温州龍翔栢堂南雅禪師上堂曰瑞峯頂上棲鳳亭  
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  
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  
餘之輩何足道哉栢堂恁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  
拍繩牀云泊合停囚長智上堂曰大機貴直截大用  
貴頓發縱有嚙鐵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  
如是刀上堂曰紫藤伸拳筍破梢楊華飛盡綠陰交  
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  
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窗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  
槌槌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竖起拂子云只這箇天不  
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這裏三世諸  
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  
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  
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  
非海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南劔州劔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肄業安國後依  
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  
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挂曾  
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

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梨自爾不規所  
寓後庵居劒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手  
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示眾這一片田地汝等諸  
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徹去已是鈍  
置分上座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  
驀拈拄杖打散大眾示眾上至諸佛下及眾生性命  
總在山僧手裏檢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  
出者麼卓拄杖一下曰寃有頭債有主遂左右顧視  
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示眾十五日  
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

東已前已後總拈卻到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兄弟  
今日是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  
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王本無瑕卻有瑕

西禪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祇在一  
槌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靈利底麼  
良久曰比擬張麟兔亦不遇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甯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已事扣諸禪及開善歸結茆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啟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眞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沈僊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天童華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爲僧不憚遊行徧參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庵孤硬難入屢遭呵一

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領之未幾辭回省親庵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卻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蹉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詔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銷殞時如何師曰罪不重科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楔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楔子何異開眼尿牀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干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

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眾良久日達磨大師無當門  
齒上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啟  
告馬祖卽心卽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買  
賤賣分文不直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  
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榭葉風微鹿養茸上堂卓  
拄杖曰迷時祇迷這箇復卓一下曰悟時祇悟這箇  
迷悟雙忘糞掃堆頭重添搯搔莫有向東涌西沒全  
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  
擲拄杖曰三十年後上堂舉金峯和尚示眾云老僧  
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  
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峯云問凡答凡問  
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峯云問凡不  
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  
這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聖凡窠曰上堂舉婆子  
燒庵話師曰這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  
裂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召大眾  
曰這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華寒  
巖中發燄箇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波等閑坐斷潑天  
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  
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

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上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如王  
秉劔般活臨時猶是無風市市之波向上一路千聖  
把手共行名入泥犁地獄正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  
南兩淞春寒秋熱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  
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裸  
裸赤洒洒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大  
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  
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劔去久  
矣方乃刻舟後示寂塔于寺之中峯

南書記者福州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  
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  
般人被人打般定庵見喜其脫略紹興末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經如遊  
舊國志而不忘持夤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堪其  
曾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庵喝出公  
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  
孫臏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庵見  
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  
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禪

後卻來這裏喫拳頭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伊庵有傳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  
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禪師于靈隱時無庵爲第一  
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  
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  
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爲偈  
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華影裏弄  
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  
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

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  
韜晦歷遊湖湘江澗幾十年依應庵於歸宗參大慧  
於徑山無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  
住後上堂今朝結卻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  
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師子吼梅檀林任馳驟別起  
眉毛頂上生剌肉成瘡露家醜上堂禪禪無黨無偏  
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  
霜云甌甑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煎  
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獼猴上樹尾連頭大眾  
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劫外



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  
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  
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  
長老話作兩橛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  
又卻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悉麼把手上  
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疾畱  
偈趺坐而逝茶毗齒舌不壞獲五色舍利無數塵于  
橫山之塔分骨歸葬萬年山寺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峯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昧誣人

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  
西還自東

大滄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之時見  
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鯨吞海水盡露  
出珊瑚枝眾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卻  
許伊具一隻眼上堂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六五四三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  
日因七見一因一亡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絕  
氣息無蹤跡擲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是參學事

畢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  
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  
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  
杖曰伴我行千里攜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大師  
時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七

音釋

契

欺訖切音乞契丹國號

類

盧對切音未絲節也

夯

呼講切壑上聲人用力以堅舉物

藺

來宕切同葦葦若本草一名天仙子一藹徒浪名行唐其子服之令人狂浪放蕩故名

宕藺藹

毒藥

嚴人蔚率男瑞先捐資敬刊共拾卷此卷計字九千七百四十箇



葉存養書屋 助錢玖

串陸百文

蔡吳氏 助錢壹拾串零

陸百文

葉德輝 助錢伍拾串

怡昌洋貨號 助錢壹拾

文

串零伍百柒拾叁文

葉德焯 助錢貳拾串

陳周氏 助錢貳拾串零

零壹百柒拾文

叁百文

葉德煌 助錢玖串陸

瞿瑞卿 助錢壹拾玖串

百文

捌百文

葉啟元 助錢貳拾貳

李甄 助錢壹拾串零

串文

壹百文

僧光明 各

劉錦春 助錢壹拾串零

僧銘達 助

玖百文

僧佛慈 錢

唐昌琳年 助錢玖串陸百

龔李氏 拾

文

王張氏 伍

曹楫才 助錢拾貳串文

調御居士 串

周心餘胡五福堂 助錢壹拾伍

僧覺幻 文

串文

蕭芹藻 助錢壹拾串

僧證清慈定 助錢拾伍串文

零貳百文

僧智海 助錢拾貳串文

僧素懷 助洋貳拾圓

僧虛靈 助洋壹拾圓

僧智達 助洋貳拾圓 潘資訓 助錢拾貳串文

九龍金剛堂 助洋壹 僧清含 助銀陸兩

拾圓 僧海清 助洋伍圓

僧淡雲 助錢壹拾壹 僧化成 助錢壹百串文

串文 密幼居士 助銀肆兩

僧明朗 助錢拾串文 毛叔卿 助洋肆圓

僧心徹 助錢拾串文 聽香禪室 各

僧森演 助錢拾串文 程秦氏 助

僧演參 助錢壹拾貳 僧合中 錢

串文 大唐寺 伍串文

石雲居士 助錢柒串 僧青悟 僧本善 各

伍百文 僧清雲 僧堤海 助

僧明華 各 僧藏六 僧法源

僧田靜 助 僧慧宗 僧空一

僧法華 洋 僧覺海 李太太 錢

僧圓明 銀 僧維壽 徐鎮聲

李王氏 貳 僧明亮 易李氏 壹

譚人瑞 圓 僧習塵 許莫氏 串

僧清泉 助錢貳串伍 無名氏 王羅氏

百文 僧超吉 周譚氏 文

蓮李氏 各

紫禪居士 各

石柳氏 助

證禪居士 助

僧能成 助

馬骨居士 助

魏趙氏 錢

月梅居士 錢

雷明記 錢

唐錫福堂 錢

曾定富 壹

王三槐堂 壹

莫貞蓮 壹

皮安仁堂 壹

喻文海 串

楊思齊堂 串

朱文熙 串

勉善堂 串

陳培松 文

恆貞堂 文

覺華居士 各

周氏 助錢貳百文

彭宗耀 助

張席珍 助錢肆百文

僧定慧 助

盧王氏 助錢叁百文

僧恆道 助

僧俊明 助錢叁百文

僧性成 錢

僧條塵 助錢肆百文

僧妙持 貳

劉陳氏 助錢肆百文

僧了雲 貳

師竹山房 助錢肆百文

僧圓性 百

張餘慶堂 助錢伍百文

僧清松 百

陳宋記 助錢伍百文

僧心堅 文

吳俊記 助錢陸百文

息康居士 助錢伍百 永明寺 各助錢貳串文

法海居士 各 僧種智 助銀壹兩

性海居士 助 王德生 助洋銀壹圓

覺三居士 助 有德居士 各

李星華 錢 柳韓氏 助

高賜錦堂 貳 何沙氏 洋

僧大亮 串 何張氏 銀

僧清淨 串 柳熊氏 壹

佛基輝 文 黃周氏 圓

僧證定 各助洋 劉福貞 助各

僧古如 各助洋 劉國柱 助

僧湛然 銀壹圓 劉金魁 錢

僧佛量 銀壹圓 眾人 壹

常瓊樓堂 共 妙湛 串

王氏 助 素懷 文

唐氏 助 寶禪

李沈氏 拾 壽海 各助錢四百文

李鵬星 兩 王陳氏

李光忠 整 智性居士 助錢四百文

耀海

劉福生

嚴人蔚

各助錢貳串文

助錢壹百貳拾串文



曾

曾

曾

曾

各

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曾', '嚴', '劉', and '耀'.



